

记于开始之前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都只能将过去发生的所有东西称作“那件事情”。这种感觉说是恐惧似乎有些过头，倒更像是一种恶心感。在最开始的几年里，人们并没有过多的异议，是的，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，粗制滥造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了一一物质世界里，所有人开始使用批量生产的家具、汽车甚至是房子，如果有什么东西坏了的话就直接换掉就好了；这种态度本身似乎无可厚非，但在另一方面，这种对待事物的敷衍开始蔓延乃至进化到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，所有娱乐制品开始以一种原始到粗犷的方式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，你可以看到从头枪战到结束的电影、只有连环画的报纸...

在这种情况下，书被冷淡似乎是一件自然的事情，读书开始成了一种消遣以及生僻的职业，似乎只有部分大学里的教授和学生还在“读书”，他们读书的意义似乎也只是为了解以往的古人在谈什么。而我所在的大学正是幸存的“考古站点”其中之一，我也呆在那座象牙塔里太久，以至于毫不在意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这些变化。

所以当后来“那件事情”真正发生时，我正是茫然无措而懦弱无言的那群人中的一员。混乱的场景与喧闹的人群间，我看到书籍被付之一炬，而手持火炬者被惯以“消防员”的名号。没有人真的在意这些事情，所有人都正忙着沉浸于自己的生活之中，而为数不多的关心者称赞这种热心之举消除了书籍中的争议，避免了所谓的“冒犯”。甚至于后来他们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组织来做这件事情，他们在

城市中立起大大小小的看火塔，以警惕而无情的灯光扫视着所有人，每当有人被举报和怀疑藏有书籍，看火者会倾巢而出将书籍投入火堆中...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，看火塔们屹立于其中的树林是由钢筋混凝土组成的，住在高塔之上的人并不是在灭火，而是在放火。

这之后我什么也没做，或者什么也做不到，直到阿列克谢找到我。阿列克谢是我大学期间的同事，在烧书开始之后他立刻就消失了，我以为他遭遇不幸，或者和我一样躲了起来，但直到上个月他找到我后，我才知道消失的这些年里他一直在组织读书会。除了像以往一样组织人们坐在一个阴暗的小房间里读书以外，他告诉我他正在主动扩张这个组织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所有这些事情的合理性，质疑与理智，他告诉我，这些是十分有用的。他甚至还邀请我加入他们。

我最终还是同意了，或许是希望最终还能做点什么，或许只是为了避免再一次的后悔。实话说，过去一个月和读书会相处的日子像是回到了以前，而且阿列克谢告诉我读书会在某种意义上拥有难以想象数目的成员，这些成员之间提供的信息让他得以躲开看火人们的注意。而这样一个稳定的组织的维系也是得益于有成员在通风报信，他甚至邀请我参与组织的管理，并向我展示了他所使用的系统。这是一个并不简陋的东西。

我必须承认，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系统，阿列克谢借用了消防员们对个人隐私入侵的数据，建立起了一个完善的系统管理读书会；他可以借助成员间的信息交流躲开消防员的注意、给潜在成员打上标签、整理书籍之间的流通。也正是借助这些为数不多的书籍的流通，读书会得以吸收越来越多的成员。

但事情总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消防员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现了我们的组织，一场大清洗开始了，阿列克谢失踪，大部分组织成员也已经失联，甚至没人提前听到关于这场清洗的丁点风声，我也只是侥幸逃脱。在失踪之前，阿列克谢告诉向我基本讲述了组织的运转规则，他甚至给我留了一些关于管理系统的使用指南，我怀疑他始终都做着最坏的打算。但这种打算显然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最后的机会。

在稳住局势后并重新联络上一小部分成员后，我意识到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找到阿列克谢和查清楚清洗发生的原因。一些成员建议我重拾与其它失联成员的联系，并在新的地区发展读书会来获得更多信息。城里最高的看火塔在东5区，那里也有这座城市的广播中心、最大的警察局和消防局；其实读书会此前在那里已经有不少成员，也有潜在成员的名单，或许只有

在那里重新运转起读书会，我才能最接近事情的真相——清洗是缘何发生，阿里克谢现在又在哪里。

PS：我将阿列克谢留的纸条附在之后，如果有什么不测发生，我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这本日志将会从今天开始用来记录读书会的大小事情。

城市中立起大大小小的看火塔，以警惕而无情的灯光扫视着所有人，每当有人被举报和怀疑藏有书籍，看火者会倾巢而出将书籍投入火堆中...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，看火塔们屹立于其中的树林是由钢筋混凝土组成的，住在高塔之上的人并不是在灭火，而是在放火。

这之后我什么也没做，或者什么也做不到，直到阿列克谢找到我。阿列克谢是我大学期间的同事，在烧书开始之后他立刻就消失了，我以为他遭遇不幸，或者和我一样躲了起来，但直到上个月他找到我后，我才知道消失的这些年里他一直在组织读书会。除了像以往一样组织人们坐在一个阴暗的小房间里读书以外，他告诉我他正在主动扩张这个组织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所有这些事情的合理性，质疑与理智，他告诉我，这些是十分有用的。他甚至还邀请我加入他们。

我最终还是同意了，或许是希望最终还能做点什么，或许只是为了避免再一次的后悔。实话说，过去一个月和读书会相处的日子像是回到了以前，而且阿列克谢告诉我读书会在某种意义上拥有难以想象数目的成员，这些成员之间提供的信息让他得以躲开看火人们的注意。而这样一个稳定的组织的维系也是得益于有成员在通风报信，他甚至邀请我参与组织的管理，并向我展示了他所使用的系统。这是一个并不简陋的东西。

我必须承认，这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系统，阿列克谢借用了消防员们对个人隐私入侵的数据，建立起了一个完善的系统管理读书会；他可以借助成员间的信息交流躲开消防员的注意、给潜在成员打上标签、整理书籍之间的流通。也正是借助这些为数不多的书籍的流通，读书会得以吸收越来越多的成员。